> 提醒：在某些地區，開啟、保存或轉發本站內容可能帶來風險，本站無法保證你的安全，也無法保證一定能開啟，請自行判斷。

一位中國企業家致習近平先生的公開信：建議不再連任並推動和平轉型

本繁體中文版由簡體中文原文轉換為臺灣通行的字形與用語，並經人工校訂；除下列以方括號 [ ] 標示的整理者換算外，內容未作任何增刪，人名、機構名稱、引語及作者原有用詞均保持不變。方括號內的換算為整理者所加，原文所無：人民幣金額一律照原文保留，其後先列新臺幣、再列美元（匯率依據見文末「說明」）。本版為獨立整理版本（v1.1，2026年11月28日），並非作者本人或首發帳號所發布。

來源：2026年11月26日21時16分（日本時間，UTC 12:16），由「李老师不是你老师」（@whyyoutouzhele）以X文章形式發布，並說明應薛健本人請求刊出：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2125926580216033348

作者「xue Jian 薛健」（@xueJianXwia）於同日21時51分（日本時間）確認「信是我写的。」：https://x.com/xueJianXwia/status/2125935564176388472

習近平先生：

您好！

兩代人的不同命運

我叫薛健，農曆1989年臘月二十，公曆1990年1月16日，出生於江蘇北部一個普通的小鎮家庭，現任江蘇文峰集團董事長，也是A股上市公司文峰股份的實際控制人。

1999年，學校開設了電腦課程，隨後我們鎮上開了第一家網咖。

那一年，我註冊了自己的第一個QQ帳號，學會了在網路上打遊戲，也開始透過網際網路與天南海北的人聊天。

那一年，澳門回歸，我仍記得老師教我們唱：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

那一年，我9歲。

兩年後，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

1962年，您的父親習仲勳被打倒，您和您的家庭從此經歷了巨大的變故。

那一年，您也9歲。

1966年，因為您父親的原因，您在學校遭到批鬥，您當時詢問老師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

那一年，您13歲。

2003年，我在網上看到1959—1962年的事，我當時不相信中國曾經餓死了幾千萬人，在網上跟人辯論為什麼寧願在家餓死也不出門找吃的？後來我從長輩和學校一位年長的老師那裡確認了這件事是真的。

那一年，神舟五號載人航天成功。

那一年，我也13歲。

1968年，您又因為您父親的原因差一點被關進少管所。

1969年，您去了梁家河插隊，那一年您只有15歲。

同樣年齡段的我，因為身處開放、包容與自由的時代，每天晚上都和小夥伴們混在網咖打遊戲，並從網上獲取了更多資訊。

那段時間我在網上看到了抗戰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知道了國軍在抗戰中死傷320多萬人，與教科書中所說的不抵抗不同。後來逃學逃課成了日常，因為年少貪玩輾轉換了幾所中學，最終仍然沒有讀大學。二十歲左右，我開始創業，在家人的支持下從小生意起步，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2018年，我牽頭收購了江蘇文峰集團，擔任集團董事長。

上任那一天，公司一位同事告訴我：

「你現在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最年輕的掌門人，我們公司現在仍然排名400多位。」

我告訴他：

「這句話從此以後，對內對外都不要再提。我們繼續努力，向世界500強的夢想邁進。」

他不知道的是，那一刻，我的內心沒有任何喜悅，反而充滿了恐懼。

那一年，您修改了憲法，同時推動了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監察法》正式實施。

2018年，身邊的朋友開始陸續出現被留置的情況。他們都是被單獨拘押在一個房間裡幾個月甚至更久，每天被要求坐在凳子上八小時不準動，並威脅不配合就收拾他們的家人，有時候一個月甚至幾個月沒人跟他們說一句話，冤假錯案開始出現。

我從公開資訊看到您13歲那一年被批鬥。

我不知道您當年經歷了怎樣的恐懼，但2018年的我，深切感受到，一個人的命運，在巨大的政治權力面前是多麼脆弱。

我在這裡講述自己與您不同年代的成長經歷，是想告訴您：

我們成長於不同的年代。我們後來成長起來的這幾代人，與您那一代人所面對的世界不同，對生活的期待也不同。

您不能要求我們按照你們過去所經歷的那種方式生活，更不能要求整個國家重新退回到1978年以前。

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

從希望到失望

2014年，我認識了任志強。

當時，我問他：

「中國未來會變成一個真正實行法治、保護私有產權、保障自由的國家嗎？會進行這樣的改革嗎？」

他告訴我：

「會。因為只有這樣，這個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後來，我們一起參與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公益環保事業。是他推薦我加入這個公益機構，我們一起共事了很多年，後來出國了才退出這個協會。不過，比起您長江十年禁漁的大手筆，我們所做的不值一提。

有一次，我問他：

「王岐山搞反腐，究竟是真反腐，還是清除異己？」

他說：

「當然是真反腐，是要挽救人民和國家。」

我又問他：

「他不擔心自己將來被鳥盡弓藏嗎？」

他說：

「不會。」

那一年，王岐山曾經推薦過一本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

我讀完之後，問任志強：

「這本書表達的觀點，不就是當權者不會主動改革嗎？」

任志強對我說：

「你不懂，不改大家都沒退路。」

2018年，我又一次與任志強談起王岐山。

我問他：

「王岐山還會不會被鳥盡弓藏？會不會被抓起來？」

這一次，任志強改口了。

他說：

「他還不如早點病死算了，免得將來受辱。」

2019年，我在微信上收到任志強發來的一篇批評王岐山的文章。

文章中，他措辭激烈，指責王岐山背叛改革、背叛人民、背叛歷史，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

我當面問他：

「這篇文章您給王岐山看了嗎？」

他說，自從2016年他因為「黨媒姓黨」的言論受到處分之後，王岐山就不再與他聯絡，也迴避與他見面。

他們之間再也沒有見過面，也沒有任何聯絡。

但他說，他聯絡了王岐山的秘書黎曉宏，要求對方轉交這篇文章，黎是否轉交不清楚。

這篇文章當年辦理任志強案件的專案組是有的，也可透過黎核實此事。

2020年，疫情開始。

那段時間，任志強寫了很多文章，有一篇批評您的文章。

我在微信上也收到了。

我問他：

「您還發給了誰？」

他說：

「發給了一些朋友。」

再後來，他被抓了。

我一度以為自己也會被抓。

因為當時另一位收到這篇文章的阿拉善一位副會長董國強，因為這件事情被以經濟罪名抓捕，後來被重判十年。

聽到任志強被重判十八年，兒子也重判九年的時候，我的內心是崩潰的。據我瞭解專案組曾答應只要他認罪就放了他兒子，政府應講信用。

我想，一個紅二代，僅因為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就被判了十八年。

那麼，我們這些草根出身、沒有任何背景的民營企業家，又算得了什麼呢？

從那以後，我就不再有什麼商業夢想了。

我覺得這個企業早晚保不住。

我甚至覺得，自己在中國所有的努力都沒有意義。

2022年初，我在上海。

疫情期間，我被封控在家裡和辦公室，一個多月無法正常外出。

我每天在群裡看到各種訊息，看到一位患病的小提琴家因為不能去醫院化療過於痛苦而跳樓自殺，看到一位生病的護士因為沒有核酸報告不能進入自己工作的醫院治療而失去了生命，看到一位母親抱著孩子痛哭流涕在沿街路邊挨家挨戶敲門求助索要感冒藥救救她高燒的孩子。

那一刻，我明白了1959—1962年為什麼那麼多人餓死都不離開家裡，因為他們走不了。

上海平時每天有幾千台手術，還有定期需要放化療、透析等剛需治療的病人。上海那半年發生了什麼，全國那三年又發生了什麼，您可想而知。

小時候聽彭麗媛女士《在希望的田野上》長大，長大後在您治下我卻活在了絕望的曠野中。過去最後一絲僥倖心理，也在那段時間徹底消失了。

那一年，我父親被診斷出晚期胃癌，因為到處封控根本無法治療和手術，被迫到日本接受手術並做了全胃切除。

4月份，我最終決定離開中國。

也是那一年，我聽到了關於您在政治局會議上談論規範資本和民營企業的說法。

有朋友告訴我，您提到李嘉誠、馬雲、許家印三個反面典型，並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家與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

聽到這些說法，我們不寒而慄。

那一刻，我更加確認自己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安心地回到那個國家生活了。

我的遭遇與文峰集團的困境

2023年，浙江企業家鄭永剛先生在日本去世，靈堂設在東京。

我在朋友圈發了一段話。

呼籲政府不要再隨意抓捕民營企業家。

我說，我們這些人，並不是那麼在乎個人擁有多少財富。

我們希望國家變好。

我呼籲政府重新回到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並進一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否則，所有人最終都會走向萬丈深淵。

發完這條朋友圈之後，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公司人員和當地官員的電話。

他們告訴我，蔡奇和李書磊對這件事情分別作出了批示，逐級到了江蘇和南通。隨後，省委宣傳部官員帶隊去了公司。

公司的人告訴我，為了公司請我一定要認錯。

於是，我在微信上給公司同事發了一段認錯的文字。

但隨後第三天，我的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聊功能仍然被封禁。

那一刻，我的內心充滿了憤怒和屈辱。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普通公民表達自己對國家未來的擔憂，會遭遇這樣的事情。

再後來，我在海外投資開發了去中心化的社交通訊，其中一個叫Mosavi。

我希望有一天，再也沒有人能夠隨意封禁我的朋友圈，封禁我的帳號，剝奪我正常表達意見的權利。我也希望有一天，再也沒有政府能夠隨意封禁一個普通公民的朋友圈，封禁任何普通公民的帳號，所有普通公民都應該有正常表達意見的權利。

2024年9月，任志強的女兒告訴我，她已經有兩個月不能會見父親。

在此之前，她每個月都可以正常會見，我經常選一些書給她帶過去。

她告訴我他的前列腺疾病非常嚴重，每天夜裡要上十幾次洗手間，還患有哮喘。

我聽到這些情況，內心感到不安。

於是，我在朋友圈發文，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給予任志強應有的醫療待遇，允許他保外就醫。

當時，我發了一些非常激烈的話。

我說，如果任志強死在監獄裡，我一定要向所有涉及他案件的人追究責任，哪怕天涯海角也要血債血償。

我的初衷，是希望他能夠得到治療，能夠與家人團聚。

後來，他的女兒也發表了一封給您的公開信。

隨後，相關部門開始對我展開調查。

2025年開始，公司也遭到了持續的調查，同時我曾經的一些國內朋友陸續遭到了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約談。

到了2025年底，經過將近一年的持續調查，公司管理層都處於惶恐不安之中。

於是，我們決定對外出售。

加上企業這些年本身經營困難，集團旗下的酒店等重資產自疫情以來長期虧損並且難以出售，但是公司日常運營每天都需要花錢的，我們只能透過出售股票獲得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利息、員工工資和其他各項日常費用。

第一次出售上市公司5%的股票，與買家簽署了協議的情況下，遭到了江蘇證監局的阻攔被迫終止。

當時，集團下屬上市公司文峰股份的市值是人民幣50億元[約新臺幣250億元（約7.5億美元）]，公司持有上海和江蘇近90萬平米商業地產，總資產近60億元[約新臺幣300億元（約9億美元）]，淨資產40億元[約新臺幣200億元（約6億美元）]，帳戶現金10億元[約新臺幣49億元（約1.5億美元）]，有息負債僅幾千萬[新臺幣數億元（數百萬美元）]。

遭到阻攔後，集團向南通市委市政府彙報去函，說明公司的資產情況和負債情況。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協調江蘇證監局，允許我們以市場化方式出售股權。

公司明確提出：出售所得資金，全部用於解決證監部門關注的問題以及償還金融機構借款。這樣可以避免金融機構損失，避免員工失業，避免稅源流失，企業可以正常經營不受影響。所有資金可以進入專項監管帳戶，我本人分文不取。如能市場化處理，集團還有剩餘資產，我個人也可以全部放棄。

同時我也向江蘇證監局表達了同樣的意見。

當時，有一位買家願意出資12.5億元[約新臺幣62億元（約1.9億美元）]，購買集團持有的上市公司20%的控股權。

但是，在給地方政府去函之後，南通市委一位副秘書長在電話中告訴我：他們不歡迎這位買家。

無奈之下，公司又與另外來自深圳帶著晶片產業資源的買家接洽，他們出價9.5億[約新臺幣47億元（約1.4億美元）]購買20%控股權，我以為相關部門會認可。

但就在這個過程中，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公司持續遭遇了江蘇證監局的阻撓以及處理。

阻止出售的同時，江蘇證監局多次約談並施壓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4月底公司被實施ST風險警示，股價開始下跌。

公司又向屬地政府說明情況，但江蘇證監局還是沒有同意。

背後有什麼其他運作機制，我並不清楚。

總之，不讓賣。

4月底，買家變更條件要求以7.5億元[約新臺幣37億元（約1.1億美元）]購買15%的股份並獲得控制權，我們簽署了交易協議。對方支付了部分款項，上交所也披露了出售公告。

當天，江蘇證監局明確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意見要求阻止出售，交易再次被迫終止。

我當時已告知地方政府以及江蘇證監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他們以行政手段禁止公司出售會導致企業暴雷破產，我會給習近平寫公開信。

隨後，公司股價連續下跌。上市公司市值從約50億元下降到今天的不足二十億元[約新臺幣250億元降至不足99億元（約7.5億美元降至不足3億美元）]。相關金融機構開始訴訟。

公司也從7月份進入了進一步的立案調查程序。直到今天，公司仍處於調查狀態，股權出售也受到限制。

我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行政手段，把一個百億資產[約新臺幣490億元（約15億美元）]近萬人就業的企業一步一步推向暴雷和破產清算。因為出售股權所得的錢，本來就是用於償還國有金融機構借款的。按照現在的情況，公司將被迫進入破產清算和司法拍賣程序。到了那個時候，價格可能變得非常低，甚至只剩下幾個億[新臺幣數十億元（數千萬美元）]。與原先的市場化交易價格相比，可能少賣8—10億元左右[約新臺幣40億至49億元（約1.2億至1.5億美元）]。

這種做法最終便宜了誰？

受到損害的，是國有金融機構。

受到影響的，是員工的就業，是地方稅收。最終可能會有人透過法院低價拍賣獲得公司，但這並非只是從我手裡搶錢，也是從銀行、從國庫搶錢。

我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對的，也是不合適的。

即便有關部門需要處理我個人，也不應該傷害整個企業，傷害普通員工，他們是無辜的。我在海外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情，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也無法決定我個人的言論和行為。而且，我已經在海外生活了將近五年。

我希望您能夠要求相關部門或者屬地政府，依法、妥善處理文峰集團的事情。如您願意過問，也懇請您不要怪罪任何一位處理此事的官員，我只希望公司的事能夠得到妥善處理即可。

我出生於一個普通家庭，成長於改革開放的時代。

對於那個曾經給普通人提供改變命運機會的時代，我始終心懷感念。我可以接受自己在國內的資產全部歸零，至此兩清。但是無法接受相關部門以行政手段拉爆企業，讓企業變成資不抵債，牽連他人。

請讓任志強得到應有的治療

我也再次請求您允許任志強保外就醫。

最近，任志強的女兒告訴我，她父親近期有時候連打電話都很吃力。他的身體狀況很不穩定，時好時壞。

習近平先生，您也是有女兒的人。

請您換位思考一下。

任志強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了您幾句。

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已經足夠大了。

作為一個旁觀者，批評您的那篇文章我反覆看了幾遍沒發現什麼特別的，隔天連內容都記不住了。

我再次懇請您，給予他保外就醫的機會，讓他能夠接受治療，與家人團聚。

若能如此，我們將銘記這份善意，將來有機會也必定回饋這份善意。

中國經濟正在面臨的風險

接下來，我想跟您說一說中國現在的經濟情況。

首先是外部，從2024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商品實施了多輪關稅調整。

而能源進口、半導體、原材料、農產品等剛需進口需要消耗更多美元。過去，中國能夠透過與伊朗、委內瑞拉等國的貿易，使用人民幣進口能源。

現在是出口、進口，兩頭承壓。

當然了，官方出口數據非常火爆，據我所知數據與真實情況不符。您只需要問一問央行，此時可用外匯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即可。

今年以來，中國成品油價格多次上漲，汽油、柴油價格累計漲幅已經超過20%。

近期，各地已經出現了柴油供應緊缺的危險情況。

路透社今年多次報導，山東地方煉油廠的平均開工率只有50%，原油供應嚴重短缺。

但是國際市場原油供應穩定，問題出在了哪？

據業內人士說，中國未來一年內可能出現極其嚴重的能源供應問題。

再說內部，全國房地產價格相較高峰時期下跌了約50%，總貨值縮水了200萬億元左右[約新臺幣990兆元（約30兆美元）]。

可以想像，會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怎樣的後果。

再說就業和社會保障。

官方公布的就業人口規模，2025年是7.25億人。

今年一季度，官方披露的靈活就業人口已經達到3.2億人。按照目前的經濟形勢發展，實際可能已經突破4億人。

這些人中的很多人與失業、半失業人口並沒有本質區別。如果只是看官方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根本無法反映中國真實的就業。

按照格隆匯的數據，未來十幾年，平均每天大約有6.3萬人退休。另一方面，現在每天還有大量人停止繳納社保。一邊是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一邊是持續繳費的人越來越少。

今年以來，從網上看到一些零散的資訊，東北甚至山東已經出現養老金不能按時發放的情況。

最近，人社部門又開始加強對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徵繳，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追繳過去社保費用的情況。而這對於龐大的社保資金缺口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更嚴重的是，居民債務問題也在不斷惡化。

彭博社披露今年初涉及個人貸款違約的人數超過了1.2億，但是據金融行業的朋友說遠遠不止。

再說地方財政。

中央財政和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地方財政全部為負，如果把地方各種隱性債務都計算進去，實際情況遠比公開報表反映的更加嚴重。

即使江浙滬這些過去財政實力比較雄厚的地方，也出現了一些財政緊張、部分區縣公務員工資發放困難的情況。蘇北一些縣經濟不如蘇南，在原有融資渠道不足的情況下甚至以12%—15%的高息向民間集資來保公務員工資，其中某一個縣就有幾百億[新臺幣數千億元（數十億美元）]這種高息集資。比起全國，江蘇已經是最好的地方了。

全國各地醫院、學校以及一些基層事業單位普遍欠薪，中國地方財政已經陷入非常嚴重的困境，而且局勢仍在繼續惡化。

財政、投資、消費、房地產、就業、金融和工業生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嚴重問題。

我也對出口數據的實際情況有所疑慮。

中國經濟正在面臨多器官衰竭相互疊加的局面。

我和一些企業家朋友以及經濟學者私下交流，大家越來越擔心，中國經濟正在接近系統性危機的臨界點，在未來一年左右發生脆斷。

當然，具體什麼時候發生、以什麼形式發生，只有上帝知道。

如果民營經濟和實體經濟繼續萎縮，市場主體不斷減少，整個體系就會越來越難以維持。我再次向您呼籲，請各級政府停止留置和抓捕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是社會就業穩定的壓艙石，也是社會和平轉型的良性力量。

另外，地方政府透過地方國有企業和城投平台不斷從銀行體系獲得融資來維持運轉，那麼風險最終會壓垮金融機構。而銀行體系背後，是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存款和整個國家的信用。

就像珠海華發、深圳萬科這樣的地方國有企業，全國還有很多。真的發生嚴重債務違約，表面上看只是廣東的問題。

但中央政府能夠不管嗎？

如果全國各地都到了爆發的時候，中央政府不僅不能夠置身事外。再想處理，就已經來不及了。

當然，我的見識很淺薄。

我建議您召集幾位真正懂經濟、懂財政、懂金融的人，認真開一次會。

但是必須要求財政部、金融監管部門以及相關機構，把各地真實的財政情況、財政缺口、地方國有企業的負債情況、隱性債務、金融機構的真實壞帳，以及央行實際可動用的外匯情況，全部彙總起來。

讓他們根據真實數據，判斷如果按照現在的情況繼續發展，整個經濟體系究竟會在什麼時候面臨嚴重的系統性風險。

如果他們的結論與您現在聽到的情況不同，甚至與我的擔憂相近，那麼我希望您能夠認真考慮下面這個建議。

關於和平轉型的建議

我建議由您牽頭，在中央委員會授權下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推動和平轉型。

首先，把國家真實的財政帳本、地方債務、國有企業負債、金融機構風險，以及國家當前面對的經濟壓力，儘可能完整地向社會公開。

讓國民知道，我們的國家究竟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由這個委員會在明確的期限內，推動制定新的憲法，還政於民。

這個委員會可以設立1-2年的過渡期限。在過渡期間，您需要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將黨政權力移交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這不是出於對您的冒犯和挑戰，而是讓社會各界真正相信和平轉型的誠意。

但出於對您個人安全的考慮，您可以在過渡期間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期限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一致。自新憲法實施之日起，軍隊同步移交新憲法框架下運行。

這樣，您也可以放心。

新的憲法應當真正保障私有產權，確立法治，保障公民自由，開放黨禁，讓國家權力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新憲法應當交給全體國民公開討論、充分共商。

同時，在新憲法中增設特別保障條款。

鑑於您以及您領導下的中央委員會主動還政於民，主動將權力移交給新的憲政制度，促使國家實現和平轉型，對於您、您的家人，以及中央委員會成員提供明確的安全保障。

可以透過特別赦免條款，對過去任職期間發生的事情不再追究法律責任。

當然，具體的特赦範圍、程序，以及如何兼顧其他受害者的合法權利和司法公正，需要由社會各界進一步討論，並透過合法程序確定。

同時，在新的憲法和過渡安排中，也必須保障現有七百多萬名公務員的合法就業權益。不能因為政治制度發生變化，就讓這些普通公務員突然失去工作和生活來源。

當然，對於這些年發生的冤假錯案，以及參與製造冤假錯案的人，應當依法進行調查和處理。

但所有調查和追責，都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

假設，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七名成員組成。

其中四名，由您指定自己信任的人。

比如蔡奇、王小洪、李強、彭麗媛等人。

另外三名，由民間社會推舉。

比如任志強、黎智英，或者劉曉波先生遺孀劉霞女士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

當然，這些只是我隨口舉出的例子，並不代表他們本人願意參與。

具體應該由哪些人組成，您完全可以認真思考。

我提出這個建議，不是因為我認為過去發生的一切都是正確的。

而是因為我希望這個國家能夠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實現制度上的和平轉型。

讓所有人都能夠看到一個和平的未來。

為了新的憲法和特別保障條款能夠形成廣泛共識，可以邀請社會各界共同簽名，公開聲明支持和保障這一和平過渡安排。

包括海內外的企業家、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人士。

包括海外的香港同胞、89一代學子、法輪功人士等所有持不同政見群體，只要他們認可新憲法以及特別條款就歡迎他們。

歡迎他們回到自己的故鄉，去施展抱負，去建設他們心中的理想國，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屬於他們的中國夢。

泱泱中華，應有足夠的胸襟與氣度任他們去馳騁遨遊。

甚至可以邀請聯合國及有關國家，在尊重中國主權和中國人民自主決定國家未來的前提下，為和平過渡提供適當的國際支持和見證。

這一切，都只是我個人的初步想法。

我知道它很不成熟，也有很多需要討論和完善的地方。

我把自己所看到的、所擔心的，以及我認為能夠讓國家以最小代價實現和平轉型的想法和建議，說出來。即便您現在就願意，我認為這個方案的成功率也越來越小，現在只剩30%，且時間窗口非常緊迫。

但我希望您能夠認真想一想。

我希望有一天，能夠看到您和家人去歐洲看世界盃，去世界各地旅行。

我希望有一天，您的女兒能夠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您和外孫或外孫女幸福生活的瞬間。

我希望有一天，您的夫人彭麗媛女士能夠舉辦演唱會。

我們也可以買票去聽她唱歌。

而您可以帶著老朋友，一起去給您的夫人捧場。

我們坐在同一個劇院裡。

彼此心中沒有恐懼。

我甚至希望，有一天能夠在某個街角的餐廳，或者某座公園裡，偶然遇見您。

我們可以坐下來喝一杯酒。

聊一聊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聊一聊您喜歡的一代教父和二代教父的不同。

我希望那個時候遇見的您，是一個慈祥和藹的老頭。而不是今天這個讓所有人提到您的名字時，都會感到恐懼的習近平。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

習近平先生，如果您感到焦慮和不安，我建議您嘗試在內心與上帝對話。

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形式，也不需要什麼儀式。

您心裡想什麼，擔憂什麼，希望得到什麼，都可以嘗試著向上帝傾訴。

如果您的想法和訴求是良善的，我相信上帝會垂聽你的禱告。

這些年，我曾經憤怒，也曾經痛苦。

我曾經因為自己和朋友以及企業遭受的事情，想過報復那些傷害我的人。

但今天，我願意告訴您：

我選擇原諒和寬恕那些傷害過我的人。

我不希望仇恨繼續延續。

我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再經歷我們這一代所經歷的恐懼。

我會向上帝祈禱，求神保守任志強先生的身體。憐憫他，使他能夠得到應有的治療，早日與家人團聚。

習近平先生，我也為您祈禱。

祈禱上帝賜給您愛和憐憫，賜給您屬靈的智慧。

讓您能夠看見這個國家真實的處境，看見普通人的痛苦，也看見和平與公義的道路，並幫助您作出正確的歷史抉擇。

薛健

2026年11月21日凌晨於東京

說明

- 方括號 [ ] 內的新臺幣與美元換算，均為整理者所加，原文所無；人民幣金額一律照原文保留。換算數字取兩位有效數字；對於「幾千萬」「幾個億」「幾百億」等概數，換算亦只給概數。
- 匯率依據：新臺幣依中央銀行公布之新臺幣對美元銀行間收盤匯率（2026年11月27日，1美元兌32.935新臺幣元）；中央銀行不公布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對美元採同日歐洲中央銀行參考匯率之交叉匯率（1美元約合6.6544人民幣元）。據此，人民幣1元約合4.949新臺幣元，約合0.1503美元。
- 信中所述事實與主張均為作者本人陳述，整理者未另行查證。

關於這份副本

官方網站: https://tokyoloveletter.org/zh-hant/ (mirrors: https://tokyoloveletter.org/mirrors.txt)

minisign 公鑰: [MINISIGN-PUBLIC-KEY]

核對本站真偽: https://tokyoloveletter.org/zh-hant/verify/

提醒：在某些地區，開啟、保存或轉發本站內容可能帶來風險，本站無法保證你的安全，也無法保證一定能開啟，請自行判斷。

本站不接受捐款，凡以本站名義募款的都是假冒。

Tokyo Love Letter ・ tokyoloveletter.org